



枫 城 喋 血

王贺军 张展超 著
张力毅 师俊山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五年·石家庄

枫 城 喋 血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沧州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10.75印张 2插页 230,000字 印数：1—120,000

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286·217 定价：1.40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部中篇侦破小说集，共收入了五部中篇侦破、推理小说。

《**宝塔之谜**》 以博物馆七层玲珑玉塔被盗为由头，公安局石从基等，展开了曲折复杂的侦破，几经周折，终将香港盗宝犯抓获归案，其间穿插了姜竹君被骗的情节。鞭笞了一些贪图享受、拜倒在金钱之下的人。写来生动不落俗套。

《**杨柳村案件**》 是写一件凶杀案的侦破。公安人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运用推理破获案件。揭示了“文革”留下的祸害，也附带说明公安人员应当掌握多方面的知识，从古今中外的案例中得以启发。

《**较量**》 以财会室三千元现款被盗为背景，公安局高思等三人展开了侦破，其间穿插了走私、凶杀和“文革”中的一些纠葛，环环紧扣。推理的运用是本篇的重要特点。

《**枫城喋血**》 通过对姜莉莉被杀的侦破，故事情节曲折展开，其间穿插了爱情纠葛。公安人员运用推理破获了案件。

《**虎园案**》 是写虎园村供销社被盗一案的。夏金英乘老主任被电报召回之机，进行了盗窃，并企图把祸水引向老主任。其间，公安局佯拘老主任，夏副局长包庇夏金英，曲折、紧张、生动、有趣。

目 录

宝塔之谜	张展超(1)
杨柳村案件	张廷金(48)
较 量	王贺军(104)
枫城喋血	张力毅(190)
虎园案	师俊山(285)

宝 塔 之 谜

张 展 超

两桩文物失窃案

周末的晚上，月明星稀，陈州市博物馆隐没在一片朦胧的夜色之中。博物馆副馆长李刊下班时，忘记将一份文物展出表带走，他乘着月色，前往办公室取回。来到博物馆后门一看，只见铁门敞开着，值班室里没人，他叫了几声，也没人答应。他心里咯噔一下，便走上办公大楼，拉亮走廊上的电灯，向里面走去。刚转上二楼，他隐隐听到收藏贵重文物的机要库房，传来一阵微弱的搬动声。于是，他警觉地、蹑手蹑脚地向库房走去。突然后脑勺被狠狠地击了一棍！他一阵昏眩，双目发黑，“通”地倒了下来……

十五分钟后，陈州市公安局刑侦队长石从基带着警犬和技术人员来到了现场。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年轻女侦察员司徒婉。

石从基长得高而瘦，四十七八岁，举止显得沉着干练。那严肃的脸庞上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特征，但他那双犀利而穿透力很强的眼睛是很严峻的。司徒婉长相漂亮，二十四岁，身材苗条，在雪白的公安服的映衬下，显得英姿飒爽。

来到现场后，石从基立即派人将身负重伤的李刊送去医

院抢救，然后放出警犬，寻找罪犯的嗅源。但警犬在现场周围转了一圈，无法向前追踪。经技术人员检查，发现库房周围有一种破坏警犬追踪的白茛粉。显然，罪犯老奸巨滑，并有反侦破技术。库房内的东西有条不紊，只是三号保险柜内的那尊贵重的七层玲珑玉塔不见了。这件文物是整块田黄石雕成，高约五寸，色如凝脂，每层塔柱上都雕满盘龙和祥云。金石家认为，一两田黄石的价值不低于一两黄金，仅是那巧夺天工的刻镂艺术也令人拍案叫绝。此塔产于新疆，乾隆皇帝为了建立十全武功，二次远征准噶尔，掠得这件宝物。后来爱新觉罗家族兄弟失和，玲珑玉塔一度失落。历经几朝，解放后由一藏者献给国家，多年来一直珍藏在三号保险柜内。这个保险柜高约一米，内有防潮装置，中间是暗锁。仔细检查，暗锁上有两个约五公厘大的小圆孔。看来罪犯是用手摇木工钻将暗锁钻坏，然后用万能钥匙将柜门撬开。检查到这里，石从基想起文物商店也发生过此类案件。

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石从基正在值班，忽然接得市文物商店打来一个电话，报告一起失窃案。石从基接到电话后，立即带上警犬赶到那里。

经过仔细的勘察，文物商店里四只保险柜被撬开了，罪犯是用木工钻作案的。被盗去的文物有四只西周时代的铜鸮尊，一只北齐青釉莲花尊和一对素三彩多穆壶，还有四十三枚秦币和一批铜器，价值不下二十万元。现场提取到罪犯的两枚指纹及三个脚印。因报案不及时，商店里来往人员复杂，所以无法侦破这个文物盗窃案。

现在看来，罪犯的作案手段与文物商店作案的方法相似，石从基用荧光粉在保险柜左上角轻轻撒了一层，然后用

毛扫拂去，发现柜门的左上角有一只清晰的汗液指纹，他小心翼翼地提取下来。司徒婉在检查地板时，发现有两个人走过的脚印，她也提取下来了。

就在石从基准备撤离现场时，值班员艾若书回来了。他是一个举止斯文的青年。在他身后跟着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姑娘。她是艾若书的女朋友，名叫姜竹君，在省歌舞团当舞蹈演员。

当艾若书听到七级玲珑玉塔被盗时，他的脸色刷地变白，惊恐地叫道：“这下……该怎么办呢！”

这时，馆长周平来到现场了，他责问艾若书道：“值班时间，你到底去哪里？”

艾若书惶恐地说道：“我在前面的小花园里。”

周平说：“你去那里干什么！”

艾若书不好意思地将情况说了出来。

今天是星期六，艾若书与女友姜竹君约好晚上到公园去。快下班时他才知道轮到自己值班，没办法，只好通知女友改变主意，叫她晚上来陪伴自己值班。

夜深了，姜竹君要回去了，艾若书便送她一程。而他们正在热恋之中，来到博物馆对面那个小花园里，依然情意缠绵，难舍难分……

司徒婉听罢问：“你俩离开值班室时大概是几点钟？”

艾若书沉思一下，说：“十一点十分左右。”

蛛 丝 马 迹

石从基和司徒婉从现场回来之后，将罪犯指纹照片放大，

经过核对，发现这次作案的罪犯与在文物商店作案的罪犯同是一伙。案犯共有两个人，根据步形大小及距离判断，一个身高一米七五，另一个身高一米七〇左右。当公安局张局长听完汇报后，立即指示成立一个“四一八专案小组”，并委派石从基为组长，司徒婉为副组长，另外还派了两个富有侦破经验的公安人员前来协助工作，追回七级玲珑玉塔以及其他一切珍贵文物。

石从基和司徒婉俩人接受任务之后，深感担子不轻，立即召开专门会议，详细地分析案情。会上，司徒婉大胆设想，说道：“从现材料来看，这是一个内外勾结的案件。第一，罪犯对机要库房的保险柜很了解，没有乱翻其他杂物，准确地盗窃三号保险柜内的文物，看来是内部人作案，或者起码是内部人员提供的线索。第二，根据受害者李刊回忆当时的情景，他是十一时半来到机要库房，正是值班员艾若书离开值班室的时间，罪犯是计算得很周密的。”

年轻侦察员小李说：“我怀疑是艾若书作案。他了解库房情况，懂得七层玲珑塔的价值。他监守自盗，提供的证人却是他本人的女朋友，这点值得怀疑。”

司徒婉打断他的话说：“我已经核对过，艾若书虽然有几个疑点，但现场指纹不是他的。这点可以排除。”

小李说：“我建议将博物馆和文物商店所有的人员进行彻底的排队，不信找不出罪犯！”

司徒婉说：“这样去清查容易挫伤群众的积极性，而且面积太大，抓不到重点。”

听了几个同志的建议，石从基觉得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。他沉思一下，站起来说：“我同意小婉的分析，这个案

子内外勾结可能性比较大。既然认准这个侦破方向，第二步工作就先查内部人员了。怎样去查，这点必须讲究方法。同志们忽视了一个问题，罪犯两次作案手法相同，而且作案工具是用手摇木工钻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缩小范围，调查了解博物馆和文物商店所有的人员谁有这种工具，或者使用过这种工具？”

司徒婉听后，兴奋地说：“对！这样范围小多了。”

小李也频频点头，说：“好办法，但我们如何开展工作呢？”

石从基说：“我们四个人分为两个组，小婉和小李一组，查博物馆所有的人员。我与小陈一个组，查文物商店，下午大家分头行动。”

经过一天半的调查，发现两个人有手摇木工钻。一个是文物商店的售货员范军，但案件发生的前三天回老家探亲了，不存在作案时间。还有一个是博物馆的研究员艾若书。当得到这个调查结果后，小李建议传讯艾若书。

石从基仔细地翻阅调查材料，说：“小李，这个问题要小心谨慎，我们先去找他谈一谈，既可以了解情况，工作也做得细致，万一嫌疑者不是罪犯，我们也好撤兵，你看如何？”小李点点头。于是，石从基带上司徒婉和小李，直接驱车驶去博物馆宿舍。

那天晚上出事之后，艾若书就陷入苦恼之中。自从他来到博物馆工作以后，本想搞出一番事业来。想不到事与愿违，上个月他修复一只元朝的古瓶时，失手跌了下来，古瓶碎成几片，使国家损失了两千多元。想不到自己值班时，七层玲珑玉塔被盗了。几天来，他神情恍惚，茶饭无心。姜竹君整

日来陪他解闷。今天下午，俩人刚散步回来，就碰到石从基几个公安人员来找他。

坐下来后，艾若书忧心忡忡地望着几个公安人员，问：“你们究竟有什么事？”

司徒婉轻声说：“罪犯盗窃七层玲珑玉塔时，是用手摇木工钻作案的。听说你有一把手摇木工钻，是吗？”

艾若书点点头，神色变得有些紧张。他说：“有……但……不是我的。”

“谁的？”司徒婉追问道。

“是博物馆合同工罗波师傅的。我借来准备做家具。”艾若书说。

司徒婉记下这个名字，又问：“那把手摇木工钻在这里吗？”

“在。”艾若书说。

司徒婉说：“你拿出来看看。”

艾若书站起来，先在床底翻了一下，找不到这把钻；接着又去翻餐柜，依然没见踪影；最后才在门背后发现。他说：

“奇怪，这把钻我借回来后，从没用过，一直扔在床底下，谁把它放在门背呢？准是有鬼。”

石从基没作声，接过这把木工手摇钻看了一下，便问道：“当晚你值班的时候，发现有什么可疑的人？”

“没有。”艾若书摇摇头。

石从基站了起来，说：“小艾，就这样吧，如果我们以后有什么事，再来向你了解。”

“嗯。”艾若书沉重地点点头。

当晚回得公安局后，司徒婉立即对博物馆的合同工进行

一番调查。

从材料中获悉，罗波现年二十七岁，其父是省文化局的办公室副主任。他从小偷盗成性，两次被教养，获释后到博物馆做合同工，每天的工作只是修些门窗或台凳。据群众反映，罗波经常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女子鬼混。平日花钱如流水，经济开支反常。案件发生前四天曾修理过收藏文物的机要库房两个窗扇，熟悉文物收藏情况。发案的当天晚上下落不明。

掌握这个情况之后，石从基便交给小李一个任务：监视罗波的行动。

小李出去没半个钟头，便打回一个电话：博物馆的职工反映，罗波已于昨天早上出去了，下落不明。石从基听罢，觉得事情有些不妙，便与司徒婉来到博物馆。看门的老头说，昨天上午九点钟左右，有一个电话来找罗波。他接电话后就匆匆地走了，一直没回来。

司徒婉问：“打电话来的那个人是男还是女？”

“女的。”看门老头说。

石从基听到罗波失踪后，心情格外沉重，他对手下的人说：“回去！”

说罢，他们一行三人，驱车驶回公安局。车刚停下，正在值班的小陈就匆匆忙忙地上前报告说：“石队长，刚才西郊派出所打来一个电话，说在水塘里发现一具尸体。”

石从基听后，立即奔现场去了。

嫌疑者与受害者

二十分钟后，石从基带着五个公安人员来到了塘边。法

医下水去将那具尸体捞了上来。死者是个二十七岁左右的男青年，身高一米七五，口及鼻内有藻类反映，身体无任何伤痕迹象，初步判定为自杀。根据尸斑判断，死者是昨天中午死亡的。身上无任何东西。看到这具尸体，司徒婉首先想到的是已经失踪了两天的罗波，她对石从基说：“石队长，从尸体的年龄以及服装来看，会不会是罗波呢？”

“有这个可能。”石从基说。

他们搜索现场时，发现有两个人的脚印，一个是死者本人的，还有一个是谁呢？一时弄不清楚。

他们将尸体运回医院，并叫博物馆的三个同志前来辨认，确认是昨天失踪的合同工罗波。这个家伙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死去呢？石从基与司徒婉商量一下，立即叫法医对罗波进行解剖检验，发现罗波胸腔内有大量充水反映，四肢无挣扎迹象。但气管内的粘液含有一种盐酸普鲁卡因，这是一种高效的麻醉药。这样一来，刚才有人认为罗波是自杀的观点难于成立。

在尸体进行解剖的时候，司徒婉将罗波的指纹提取下来，与罪犯留下的指纹一对，证明罗波就是两个盗窃七层玲珑玉塔的其中一个罪犯。但他为什么会突然死去呢？

在专案组分析会上，小陈摆出了自己的见解：“据我分析，罗波是罪犯之一。他作案后，发现自己被公安局注意了，畏罪自杀，尸体解剖的结果表明死者是生前入水，呼吸道因为闭塞而引起死亡。”

司徒婉却不同意他的看法，她说：“我认为自杀是表面现象。第一，死者气管内含有一种盐酸普鲁卡因麻醉药。第二，死者的身上没反抗和挣扎的伤痕，现场的脚印也很整齐。

很可能罗波被熟人骗来这里杀害，伪造自杀现象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张着那双明亮的眼睛问石从基：“队长，你说呢？”

石从基说：“我倾向他杀这个观点。盗窃文物是两个以上的一个集团，罗波只不过是一个受操纵的角色。主犯看到自己有被暴露的危险，便将罗波杀害，伪造畏罪自杀，将我们引入歧途。这是一般罪犯保存自己的惯伎。”

小李问：“你怎么敢肯定罪犯是个两个人以上的集团呢？”

石从基笑了笑，说：“这很简单，盗窃文物的是两个人，杀害罗波的是一个人，而这个人绝不会是一个女人。”说着，他从抽屉掏出一张脚印照片，说：“这个人身高一米七二，穿41码皮鞋。而打电话叫罗波出来的又是个年轻的女子，所以这个集团是两人以上。”

这一严密的推理说得众人心服口服。小李又问：“罗波这条线已经断了，我们应该从哪查起呢？”

石从基说：“首先我们要调查是谁打电话叫罗波出来，上次调查时，不是有群众反映罗波认识很多女子吗，我们可以从这里入手查起。”

司徒婉点点头，便与小李小陈分头行动了。

罗波有一个当省文化局办公室副主任的父亲。文化局直接管辖的有歌舞团、话剧团、杂技团和木偶剧团等八个艺术团体。罗波曾利用姑娘想当演员这种心理来图谋不轨。经过调查，发现几个女子与罗波来往较密切，一个是木偶剧团的配唱演员，一个是话剧团的服装设计员，一个是杂技团的女演员，他们都是利用罗波父亲的关系混进剧团的，与死者关系暧昧。还有一个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姜竹君。

掌握这四个女子的材料之后，专案小组将重点放在姜竹君的身上。姜竹君确实与艾若书是恋爱关系，俩人也放出风声说要结婚，但为什么她又与罗波有密切的来往，难道她搞三角恋爱？但有人证明，罗波遇害的当天上午姜竹君与其他舞蹈演员在一起练功，没打过电话，也没外出过。这下，整个案件变得更复杂了。

一连几天，专案组的侦破工作毫无进展，石从基意识到，自己的对手是相当狡猾的，隐蔽很深，他怀疑自己所订的侦破方案是否对头。但是，他对姜竹君总有些不放心的，因为她太“神秘”了。

一天晚上，刑警队接到一个案子，说公园里发生一起强奸案。石从基闻讯，带上警犬和两个公安人员，立即赶去现场。

月色朦胧，寂静的公园里，树影象团团黑云。来到现场后，受害者已被送到公园派出所了，石从基拧亮电筒，仔细搜查现场，只见地下的脚印凌乱，看来不久前这里进行过一番搏斗。他放出警犬，寻找罪犯的去向。警犬沿着现场转了一圈，然后直奔向公园门口。来到门口之后，嗅源消失，警犬无法跟踪。石从基只好带着公安人员直接来到公园派出所，了解受害者被害的经过。

来到派出所一看，那个受害女性却是姜竹君；她的头发散乱，前襟的夏衣被撕破了，背上和裤子上全是泥迹，正在掩脸痛哭。她身边站着一个男子，正是艾若书，一副颓丧的样子。

“怎么是……你们俩？”石从基愕然地问。

艾若书脸上露出愤怒的神色，他狠狠地骂道：“那两个歹徒！该枪崩的家伙！”

石从基安慰姜竹君一下，然后将艾若书叫到一间小房里去，轻轻问道：“你能不能把刚才的情况谈一谈？”

艾若书理了理被撕破的衣襟，然后点点头，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经过说了出来。

申请赴港的姑娘

今天晚上八点钟，姜竹君约艾若书在公园门口见面，艾若书准时来到这里。见面后，俩人将自行车放在大门外，然后向静悄悄的公园里走去。姜竹君打扮得很漂亮，乌黑的卷发披洒在肩上，不时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幽香。这段时间来，艾若书的心情很忧郁，只有与女朋友在一起，他才忘却一切苦恼。

俩人携手而行，最后来到一片茂密的灌木林里，这里虽然偏僻些，但环境幽静，远离路边，是他们经常幽会的地方。坐下来后，姜竹君黯然说道：“若书，本来我俩准备中秋节结婚，现在看来不行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艾若书感到很意外。

姜竹君说：“我哥哥在香港有一笔遗产尚未搞清楚，他打算出去一趟，如果他不在，我们就只好举行婚礼了。另外，我们俩的家具都没有准备好，马马虎虎地结婚，人家就会说我们太寒酸了。”

艾若书说：“当初我们商量好旅行结婚，你哥在不在问题不大。原来打算结婚一切从简，你怎么倒讲究起排场来？”

姜竹君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也是没办法呀！我的父

母早亡，长兄如父，他不在，我们马马虎虎结婚有什么意思。”

原来姜竹君是一个孤儿，她三岁时母亲去世了。她因为从小天真活泼，喜爱唱歌跳舞，人也长得灵秀。八岁便到戏曲学校读书。她十四岁时，父亲得了肝癌，没过两个月就过世了。扔下姜竹君一个人好不孤单。父亲在世时说过，她有一个哥哥，解放前夕被人拐走了，当时她刚两岁大。前年，失踪二十多年的哥哥从香港回内地定居，好不容易找到她。这点，艾若书是知道的。但是，这个书呆子结婚心切，说道：“竹君，我们的年纪都不小了，再拖下去，我总觉得不妥，还是早点结婚算了。”

“这……我回去和哥哥再商量一下。如果他同意，我们就结婚。”姜竹君轻轻地说。

听罢，艾若书心中冒出一股热浪，情不自禁地搂着姜竹君，在她的脸上狂吻……

风轻轻地吹着，淡淡的月色从树叶间筛下来，斑斑点点地洒落在这对沉浸在幸福中的恋人身上……

突然，艾若书身后响起一句冰冷的声音：“不许动！”话声未落，一把明晃晃的匕首顶在他的腰间。

姜竹君回头一看，只见两个蒙面歹徒站在她俩的身后，惊恐地叫了一声，便晕过去了。

艾若书虽然是个男子，但在这暴力的面前，也被吓坏了。他脱下手腕上的手表，颤声说：“东西你们……拿去吧，可别杀我们……”

一个歹徒一把抢去手表，狞笑道：“放心，我不会杀你俩的，不过……”他用匕首指了指晕倒在地上的姜竹君。